

有华人的地方

· 珍藏版 ·

就有龙人的作品

战族传说

龙人 / 著



⑦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
全国百佳出版社



龙人 / 著

战族传说



⑦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战族传说: 全 8 册 / 龙人著. -- 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, 2017.12

ISBN 978-7-5568-3214-9

I. ①战… II. ①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89688 号

战族传说: 全8册

龙 人 著

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25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

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28

字 数 1279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68-3214-9

定 价 398.00元 (全8册)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7—892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目 录

第六十一章	剑劫重现	1
第六十二章	水劫魔指	23
第六十三章	水族妖女	50
第六十四章	玄流之主	74
第六十五章	正邪之争	98
第六十六章	正盟反击	123
第六十七章	丐帮之兴	148
第六十八章	风宫少主	173
第六十九章	智者不智	201
第七十章	孤立无助	225

第六十一章 剑劫重现

范离憎识出申屠破伤后，心中不由一沉，先前他与杜绣然、穆小青、巫马非难四人联手与申屠破伤一战，仍处于下风，足见此人武功之高，自己虽得悟空老人指点，剑道修为已步入更高境界，但能否胜过手持“杀缘”的申屠破伤，却不可知。

何况，与申屠破伤并肩作战的那人，其武功修为亦绝不在申屠破伤之下。此人身材与申屠破伤相仿，容貌看似比申屠破伤更为年轻，塌鼻凹目，目光阴鸷至极。

他手中之剑出击的次数比申屠破伤的“杀缘”少，但亡于剑下的人却比申屠破伤更多！“杀缘”所过之处，对手非死即伤，而他的剑芒所及之处，却惟有死亡！

这是一柄比“杀缘”更为可怕的死神之剑。

范离憎在思过寨时，就已领教了三藏宗之人的悍然无匹，今日他们声势更甚，无论是风宫玄流中人，还是阑蝶的部属，皆无法抵挡他们一往无回之势。

风宫玄流弟子与阑蝶的部属激战后双方各有伤亡，此时再受三藏宗风卷残云般的冲击，顿时连连溃退。这边正自浴血奋战的双方亦为之惊动，除了范离憎仍独自一人与幽蚀、南宗二人作战外，其他幸存的中原剑客已聚作一处，将古治、太叔断楚团团护住，他们一是为德高望重的昔日“武林七圣”之一，又是今日剑会的公证人，另一则是前任剑魁的惟一传人，身分特殊，中原剑客自然要全力保护。

围攻牧野栖、阑蝶的二十名少年剑手已伤亡过半，阑蝶的剑法辛辣诡异，牧野栖的剑法飘逸超然，两人并肩作战，相辅相成，威力倍增，实非二十名少年剑手所能抵挡。

溃退的风宫玄流太阴宗弟子及阑蝶的弟子如潮水般退向这边，三藏宗一千人马则如影随形而至，很快自广场的几个入口处分别有一条血腥之路向这边延伸过来。

情况有变，风宫玄流弟子不得不放弃围杀中原剑道的机会，向三藏宗的人马迎去，以遏制一发不可收势的退势。

申屠破伤如一阵死亡之风般席卷而至，在离范离憎等人十丈之处时终于顿止，三藏宗的人马亦迅速在他身后呈扇形分散开来。

顷刻间，广场上形成了三军对垒之势。

风宫玄流太阴宗弟子此时尚有百余名左右，人数不在三藏宗之下，但此刻仅有幽蚀、南宗两人的武功最为高明，幽蚀却已受了伤，何况在气势上三藏宗已先声夺人。

至于中原剑道的情况更为不妙，虽然牧野栖为阑蝶奋力抵抗了二十名少年剑客的进攻，但他终是牧野静风之子。

中原剑道只剩下范离憎与阑蝶有一战之力，偏偏他们两人的来历都有些不同寻常：前者是范书之子，剑法由幽求所授；后者竟然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！

也许，要对付三藏宗这一干人马，惟有中原剑道与风宫玄流联手。

但他们之间又怎么可能联手对敌？

正当三军对垒一触即发之际，众人突然发现在三股力量之间，竟还有一人盘膝而坐。

他赫然是白发无指剑客幽求！

幽求的身上布满了触目惊心的血迹，既有他自己的鲜血，亦有别人的。他的一袭白衫此时已浸红了大半，白发上也沾了不少血迹，在风中乱舞，那张苍白的脸在乱发中时隐时现。

幽求在被羊孽斩断一臂之后，因为场面极为混乱，众人似乎将他忽视

了，如同在龙卷风的最中心反显得风平浪静一样。

这对他而言，也许反而是无法忍受的事实，因为惟有无足重轻的人方会被忽视。

虽然他借此机会封住了自己的几处穴道，止住右臂伤口处的流血，但真力终是消耗过巨，以至于一时未能将毒气悉数排出，只能凭内家真力护住心脉，保全性命。

当厮杀出现暂时僵持时，众人的注意力方重新落在了幽求的身上。

这就是五十五年前叱咤风云、剑平洛阳的天才剑客幽求吗？

五十五年前，他的剑主宰着百余名剑客的性命。

今天，他的性命却犹如风中残烛，随时都有灭亡的可能！

莫非，这就是宿命？

此时此刻，幽求心中是否会有千般感慨万种心绪？

谁也不知道。

申屠破伤倏然仰天长笑，笑罢方冷声道：“白发而无指——看来阁下就是幽求了！我申屠破伤虽然久处漠北，却已久闻无指剑客之名，可惜百闻不如一见，你让我大失所望！”

幽求缓缓抬头，目光却并非投向申屠破伤，而是投向了范离憎。

只听得他道：“争夺剑魁一战你……为何……不全力而为？”

范离憎没有回答。

阑蝶悄然看了牧野栖一眼，牧野栖神情依旧，眼中却有一丝异芒一闪而逝。

“老夫使出‘错剑式’时，你是否已有……必胜的……把握？”

谁也没有料到幽求在这种情形下，竟会向范离憎问出这些问题。范离憎却并不感到惊讶意外，幽求为了能将剑法传与他，并使他成为绝世剑客，已做了许多常人无法想象的事。包括以残杀无辜者逼他习剑，包括不断挟制剑道高手做为他的试剑人……

幽求一向自负孤傲，更痴于剑道，十七岁剑平洛阳更让他信心倍增，没想到他却遭受了做为一名剑客最可怕的打击：他的十指被齐齐斩断！

幽求自知纵然自己有旷世剑慧，从此亦不能冠绝剑道，此事对他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！最终，他决定将自己的剑法倾力传给范离憎，将范离憎铸成旷世之“剑”！

在幽求的心中，他自认为自己有两种生命，一是肉体的生命，另一种则是剑的生命。对于后者，他更为珍视。他已将范离憎视作他对剑的生命的延续！

所以，在范离憎败给牧野栖之后，他会立即出手。

虽然因为体内“蝶恋花”之毒突然发作，使他惊世骇俗的“错剑式”在最后一瞬间未能击出，但在范离憎与幽蚀一战中，他却已察觉范离憎的剑法其实比牧野栖更为卓绝出色！

没有什么比此事更让幽求惊喜的！

范离憎心中道：“我的确有胜牧野栖的机会，但赶赴洛阳剑会前，悟空老人就已叮嘱过我可以胜任何人，却绝不能胜牧野栖！”

他默然片刻，终于开口回答了幽求的话：“即使我无法胜你，至少可以在‘错剑式’之下全身而退！”

幽求笑了！

此时不管他出现任何表情，都不会比他在这时候露出笑容更让人吃惊。

幽求很了解范离憎，他知道范离憎淡漠而孤僻，不喜言辞，但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从不会夸大其辞，他说能在“错剑式”之下全身而退，就绝对不假。

幽求缓缓地道：“很——好！”

幽蚀心中的怨恨之火倏然大炽，他万万没有想到如今幽求已沦落到被他人奚落的境地，竟仍能有欣慰而自豪的笑容。

幽求苍白的笑容如同一把刀，深深刺痛了幽蚀的双眼，刺痛了他的灵魂。

“老鬼，你的死期到了！”

暴喝声中，幽蚀已狂掠而出，手中金剑犹如毒蛇般破空而出，直取

幽求！

不知为何，范离憎竟在心中轻轻喟叹一声……

他忽然发现，如果真的让他击杀幽求，他未必做得到，不由自问道：“这是否是妇人之仁？”

范离憎有意无意移开了目光。

“当”！

一声暴响，竟有人再一次救下了幽求的性命！

幽蚀倒掠而退，脸色变得极为难看。

为幽求挡下致命一击的竟是申屠破伤！众人大惑不解，心中忖道：“牧野栖救幽求一次已出人意料，而申屠破伤出手相救却更为不可思议！”

幽蚀与申屠破伤一拼之下，腹部伤口牵动，奇痛彻骨，他沉声道：“此乃我风宫内部之事，你竟敢强插一手？”

申屠破伤冷笑道：“我家主公令我等将该杀的人全杀了，不该杀的人绝对不能杀，而幽求恰好是不该杀的人！”

牧野栖听到这儿，暗自忖道：“容樱曾一再维护幽求，如果是风宫玄流的人救下幽求倒在情理之中，但容樱已绝不可能及时赶到洛阳，何况他们与幽蚀针锋相对，绝不可能是风宫玄流中人，为何要救幽求？”

牧野栖正自思忖间，幽求已缓缓站起身来——虽然只是一个极为简单的动作，他却花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幽求终于稳稳站立，他的身躯依然挺得笔直，如同一柄利剑！

申屠破伤以居高临下的目光望着幽求艰难地站直身躯，当幽求刚刚站定时，他轻哼一声，身形微闪，左掌闪电般击向幽求的胸前。

一击之下，幽求的身躯立即被一掌震飞，身在空中，已鲜血狂喷。

未等他的身躯落下，已被一人一把牢牢扣住。

扣住他的人正是与申屠破伤冲杀在最前边的那人，此人身材与申屠破伤一般高大雄魁，扣住幽求后，顺势一带，将之掷向身后的三藏宗弟子。与此同时，他已以快不可言的手法封住了幽求的几处穴道。

一代剑道强者此时竟犹如刀下鱼肉，毫无反抗之力。

申屠破伤的目光扫过中原剑客及风宫玄流的人，一字一字地道：“该杀的人全——杀——了！”

此时此刻，洛阳城东三十里之外，一个身影正以极快的速度自东向西疾掠而行，身形快如淡烟。

倏地，此人在空中如鸟雀般向前滑飞出数丈后，无声无息地悄然止住身形，没有丝毫突兀的感觉。

淡淡的月光洒在此人的身上，隐约可见此人为一女子，脸蒙轻纱，无法看清她的真面目。

她的目光投向了二十丈开外的一个小山岗。

山岗很平缓，在山岗最高处正有一个人背向着她负手而立，一袭白衣，白色的长发在夜风中飘扬。

他的身躯高大伟岸，伫立于山岗之上，隐然有气吞万物之势。

天地开阔，万物俱寂，仿若天地间只剩下他们两人。

那蒙面女子静立了片刻，终于开口道：“你为何未去洛阳？”

“因为，我已知道了真相。”那人并未转身，但从他的声音听起来，赫然是幽求的声音！

但，幽求又怎会在这儿出现呢？

“你……全知道了？”蒙面女子的声音竟有些颤抖。

“不错，我知道你必定会前往洛阳，现在大概你不必去了。”

蒙面女子沉默了半晌，方道：“我以为世间没有任何事可以让你改变对剑道的追求，现在看来却并非如此。但愿，你们父子能化解怨仇……”

幽求的声音随风传来，在空阔的天地间显得如风般飘渺无定：“纵然我能这么做，他呢？”顿了顿，又道：“他不会相信这个事实的，也许待到他成为风宫宫主之后，他才会不再一心欲取我的性命，我不想让你们反目。所以，从今往后，我们亦不必再见面了。”

言罢，幽求的身躯凭空掠起，很快消失于山岗之后。

蒙面女子毫不犹豫地随之掠起，急切地道：“他若知道真相，一定会

不再仇视你的，你又何必如此？”

她的身法极快，但吐字却仍然清晰舒缓，显示出其惊世骇俗的内家真力。

两个身影以快不可言的速度在原野中掠走，快如鬼魅过空，顷刻间已掠过二里之距。

幽求的身影闪入了一片榆林之中，隐约可见榆林间掩有一座庄院，在院里有灯光透出，幽求的白色衣衫在夜色中格外显眼，但见一团白影在榆林中闪没几次后，隐入庄院中。

蒙面女子略一犹豫，亦进了榆林，行到那座庄院前时，方知这边是在庄院的后侧，院墙高筑。蒙面女子凭空飘然而起，落入院中。

她所立之处正对着一间正堂，正堂前的长廊上站着一个人，一袭白衣，身材高大伟岸，满头白发，他的身侧有两盏灯笼。

蒙面女子的目光在此人身上落定时，眼中光芒倏然一跳。

因为眼前的白衣人根本不是幽求，而是风宫白流之主牧野静风！

就在此时，四周响起了极为轻微的衣袂掠空之声。

蒙面女子沉声道：“你是牧野静风？”

牧野静风道：“不错！”

“你为何假扮幽求将我引到此地？难道欲借机困住我？”

牧野静风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是困住你，而是要取你的性命！”顿了顿，他又接道：“我与你交手已达五年之久，知道你的确是世间最富心计的女人。但只要是人，都会有弱点，你也不能例外，你的弱点就是幽求！”

能被牧野静风称作“世间最富心计的女人”的，除了容樱还会有谁？也惟有容樱，才会对幽求那般关切！

容樱沉声道：“此事你本不可能知晓的，甚至连幽求都未知真相！”

牧野静风道：“知道此事之人的确极少，正因为如此，你才会上当。因为你自信世间不会有外人知道你与幽求的私情，除了幽求本身之外。而且，在提到幽求时，你平时的敏锐已因心绪不宁而大打折扣。其实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在你派出大量人手前往试剑林守护幽求时，我就已有所

怀疑。后来我又知道了一个秘密，一个关于我祖父的秘密，我更相信幽蚀其实是幽求的儿子，而不是幽求同父异母的弟弟！”

曾让整个武林谈之色变的风宫玄流之主容樱此刻竟不由微微一震。

“风宫昔日宫主的武学修为已臻通神之境，本应疾病不侵，但他在与你成亲后不到二个月就突然逝世，当时你告之风宫属众是暴病而亡。其实，相信这种说法的人根本没有几个，只是你手段了得，在此之前，就已暗中操纵了风宫大半势力，他人即使有所怀疑，也不会提及。当时，为老宫主——也就是我的祖父收殓尸体的事是由枯智亲自操办的，之后除了枯智一人外，其他曾在此事上出过力的人皆先后神秘失踪。这一切，只不过是因为你要将此事永远掩盖下去，以便能顺顺利利地成为风宫宫主！”

容樱冷声道：“老宫主武功盖世，又有谁能加害于他？”

“若是以下毒、暗杀等方式，的确不可能成功，但当时祖父正在潜心习练战族最高武学‘劫魔五行道’，据说‘劫魔五行道’中任何一种达到第九层，就可逆乾坤、定生死、化阴阳、乱五行、灭万物、惊鬼神，堪称世间至高无上的绝学，但习练‘劫魔五行道’却必须斩断一切情意，方能魔心不灭，否则一旦情入心中，魔志不坚，必然会使真气倒逆攻心，身遭心魔反噬，心碎而亡！祖父正是为了练成‘劫魔道’，才与祖母日渐疏远，给了你可趁之机！”

容樱冷笑道：“你所知道的倒真不少，只是既然习练‘劫魔道’要斩断一切情意，那我如何有可趁之机？”

牧野静风道：“这正是你心计最深之处。事实上为了达到目的，你在更早的时候，就已开始谋划，可以说夺去祖父性命的是世间最奇特的毒物，此毒物就是你！”

牧野静风此言甚为奇怪，人又怎么能成为“毒物”？

但容樱却并未否认。

牧野静风继续道：“祖父当然知道习练‘劫魔道’必须斩断一切情意，他定然是在自认为已断情断欲时，才开始修练‘劫魔道’，而这时你则设法让他留意你，并心生占有之心，以至于使他真气倒逆攻心，心碎而亡！”

顿了顿，牧野静风的声音变得更冷：“祖父是被你谋杀的，但你却反诬我祖母，将罪责推于她身上，借机将之逐出风宫，并暗中派人追杀。风宫分裂因你而起，你是风宫的千古罪人！”

容樱忽然道：“你如何知道老宫主是心碎而亡？”

牧野静风沉声道：“你已不必知道其中原委！”

容樱哈哈一笑，笑声倏止，森然道：“老鬼明知我与幽求情意相投，还对我有非分之想，死不足惜！知道此事的人，惟有枯智，想不到我对他一向信任有加，最终他仍是背叛了我！”

牧野静风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残酷的笑容，道：“你此时明白这一点已经太迟了！惟有幽求方可使你不惜背着他人独闯洛阳，但如今你非但救不了他，连自身也已难保！也许此时此刻，幽求与他的亲生儿子正在笑菊苑广场上自相残杀，却不知最终是父杀子，还是子弑父，哈哈……”

牧野静风仰天长笑，笑声中，庭院两侧厢房中响起了一片断碎声，窗门倏然洞开——风宫白流弟子已将此处完全包围！

笑声倏止，牧野静风直视容樱，道：“风宫玄、白二流交战长达五年，双方皆有伤亡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惑乱风宫而起。你一日不死，风宫内乱一日不平，现在该是本宫一统风宫的时候了！”

他的右手缓缓握住了千古神兵“伊人刀”！

一股凌压万物的不世气概顿时显露无遗，无形杀气充斥于整个天地间，星月顿时失色。

容樱忽然笑了，笑声中充满了轻藐之意。

牧野静风目光一闪，双眼微微眯起，犹如两柄可洞穿万物的利剑。

容樱轻叹一声，道：“宫主她果然料事如神，能算准你必然会在途中拦截！”

牧野静风神色微变，沉声道：“你不是容樱？”

“哈哈，你已中了我家宫主之计，其实休说宫主本人，即使是我，在步入榆林中时，就已感到四周隐隐透着一股杀机。”

牧野静风的脸色阴郁至极，他一字一字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为何还

要尾随本宫而至？”

“很简单，这只是我家宫主的缓兵之计，如果不出意料的话，宫主她应该已经抵达洛阳。据我所知，你的儿子牧野栖应当会在洛阳剑会中出现，是也不是？”

牧野静风目中杀机暴炽！

“看来你的‘风魔诀’已有相当火候了，可以随心所欲地模仿他人的声音，而且你还有意隐藏了自己的功力，以免身分过快让人起疑。但是你却忘了不仅你的武功高过幽求，我家宫主的武功亦在幽求之上，如果我是真正的宫主，在你有意不全力施为的情况下，又岂能无法迅速赶上？”

牧野静风声音低哑地道：“老妖婆果然有些手段。不过，虽然她可以逃过这一劫，你却必须死！”

“据说你的武功在十五年前就已超过了所谓的‘武林七圣’，而今你又潜心苦练‘风魔诀’，也许你的武功的确在我之上，但要想击败我，亦非一时半刻的事。如果你可以不顾你儿子的生死，不妨出手吧！只是我要提醒你一句，以我家宫主的武功，取你儿子的性命应比你杀我更容易些，何况有此顾虑后，你的武功未必能发挥至最高境界！”

说到这儿，她缓缓揭去了面纱，现出了真面目，这是一个比容樱年轻，但容颜反而比容樱略逊一筹的女子。

牧野静风握刀的手越握越紧，空气弥漫着极度紧张的气息，让人的呼吸有些窒息。

那女子的神色却十分镇定——仅凭这一点，就足以说明容樱为何要对她委以此重任了。

牧野静风的神色变了又变，终于极为艰难地吐出一个字：“撤！”

正如他自己所说，只要是人，就会有弱点，他的弱点就是其子牧野栖。为了牧野栖，他从留义庄撤出，今日为了牧野栖，他再一次下达此令。

待到牧野静风及风宫白流的人消失于夜色中后，那女子脸上的镇静神色突然消失了，变得有些苍白。

她的手心已是一片汗湿。

没有人能够在牧野静风的强大威逼下仍能真正地保持冷静。

她静静地站在场中，似乎一时间已无法迈步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忽然有一阵风拂过，院子里的灯光暗了暗，在她的身侧已有一个影子如幽灵般闪现。

此人身材衣着与她一般无二，她立即拜倒于地，恭声道：“属下见过宫主！”

来人才是真正的容樱！

容樱沉声道：“有没有探出牧野静风是如何知道本宫秘密的？”

那女人低声道：“牧野静风说老宫主是心碎而亡，且说知道此事的只有枯智一人——莫非，是枯智在暗中作乱？”

容樱眼中掠过一丝惊人的寒芒，随即恢复了平静，她缓缓地道：“本宫一直奇怪牧野静风为何能够料定本宫一定会前赴洛阳，原来他已知道了本宫的秘密！”

那女子道：“宫主，牧野静风已赶赴洛阳，该当如何？”

容樱胸有成竹地道：“本宫自有应付之策，现在你立即赶赴一个地方替本宫办一件事。”

“属下谨遵宫主吩咐！”

容樱微微点头，自怀中掏出一封书简，道：“你只需按照书简中的计划去办即可！”

那女子道了一声：“是。”双手接向书简。

容樱的左手倏然扣住那女子的脉门，右手疾扬！

手中信简破空而出，以快不可言的速度直切对方的咽喉。

猝不及防之下脉门被扣，那女子已无法做出任何反抗。

容樱武功之高，已臻通神境界，她的突袭绝对可怕。

那女子只觉喉头一紧，喉管已被切断，鲜血如泉喷涌。

极度的吃惊使她的双目睁得极大，喉底发出咕咕的声音，似乎欲说什么，却无法吐出一个字来。

容樱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表情——原来世间最可怕的表情竟是没有任何表情！

她缓缓地道：“你的确很出色，只可惜，你知道的事太多了！现在，你应该明白我要你去什么地方了吧？”

她的手慢慢松开，那女子的身躯向后如朽木般倒去，身躯在空中打了个旋，重重栽倒于地。

容樱走到正堂的长廊上，取下一只高悬着的灯笼，将笼纱撕开，取出里面的烛火，将整只灯笼点着了，然后走到已被风宫白流弟子破开的一扇窗前，将熊熊燃烧的大灯笼扔了进去。

屋内很快升起一股腾腾烈焰。

容樱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满意的笑容。一阵风过，她的身躯突然凭空飘飞而起，仿若是那阵轻风将她的身躯吹拂而起，其姿势优美绝伦。

顷刻间，容樱的身影已随风而去。

屋内的火光越来越亮，“噼噼啪啪”的声音响成一片，火光很快冲上了屋顶。

忽地，那间屋子的门“吱呀”一声轻响，竟有一个人影从门中闪出。

此人目光阴鸷至极，让人不愿正视，最为奇特的是他的双眉竟荡然无存，此人赫然是风宫四老之一的禹诗！

禹诗走到那女子的尸体旁，静立片刻，忽然轻轻叹了一声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少主果然心计过人！”

当牧野静风率领风宫白流弟子近百人赶到洛阳笑菊苑时，笑菊苑内已是一片死寂。

占地数百亩的笑菊苑内已不见一个活人。

只有浓郁的如同铜锈般的血腥之气在笑菊苑的上空飘荡！血腥之气充斥着每一寸空间，置身于笑菊苑中，只觉空气似乎已黏稠得触手可及。

无须牧野静风吩咐，近百名属下已四散开去，全面搜寻笑菊苑。

牧野静风则径直向暗雪楼方向而去——虽然他事先并不知道暗雪楼前

的广场就是洛阳剑会举行之地，但他却能借地上的尸体推断出这一点。

通向暗雪楼的路上，是厮杀最为惨烈的地方，亦是尸体最为密集的地方。

立足于暗雪楼前的广场中央，环视四周，但见尸首狼藉，触目惊心。

广场中除牧野静风之外，还有两个立着的身影，但他们早已了无声息。

他们就是血战而亡的姑苏剑侠慕容楠与其妻李青。

牧野静风的目光在这对同生共死的侠侣身上停留了良久，他的神情极为复杂。

随后，他的目光落在了暗雪楼前的无数残菊上，微微皱眉，无法明白洛阳剑会中怎会出现这么多的菊花？

菊花在血腥厮杀中早已毁灭殆尽，夜风吹过，残花飞扬，片片花瓣打着旋儿飘扬而起，倏而落下，落在了尚未完全凝固的血迹上。

牧野静风的目光遥遥投向了暗雪楼的正门。

正门紧闭。

却有一个人半坐半倚靠着暗雪楼正门旁的石墩，他的头微微垂下，满头灰白相间的头发披散开来，将他的脸遮住了。

此人身上插着两柄剑、三柄刀、一杆长枪——没有人能够在身受如此重创后还能活着，此人也不例外。

但他的双手却紧紧握着一柄剑，此剑剑鞘极为独特，竟是方形。

惟有洛阳剑会历任剑魁所配的“纵横剑”才会是方形剑鞘。

“难道此人会是这一届洛阳剑会的剑魁？若是如此，他的剑法武功应当极为高明才是，又怎会惨死当场？”牧野静风心中十分疑惑，当下趋步上前，走到那具尸体前，弯下身来，试图抽出“纵横剑”。

不料那人虽已身亡，却将剑扣得极紧，牧野静风略一用力，没有拔出剑，却将尸体带得歪倒了。

乱发散开，现出一张苍老的脸容，此人虽已气绝身亡，却仍是眉头微皱，似在思忖着什么。